

按太陽與陽明合病陽明與少陽合病俱半兼陽明所以胃中之水穀不安而必自下利其有不下利者亦必水飲上越而嘔與少陽一經之證乾嘔者大不同也或利或嘔胃中之真氣與津液俱傷所以亟須散邪以安其胃更慮少陽勝而陽明負卽當急下以救陽明其取用大承氣湯正迅掃外邪而承領元氣之義也設稍牽泥則脈之滑數必轉爲遲軟下之無及矣微哉危哉

八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九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讞語遺尿發汗則讞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者白虎湯主之

原

文

三陽合病互合之表裏俱傷故其脈浮大其證欲眠而目合則汗中州之擾亂可知矣此時發汗則偏於陽而陽明之津液倍竭故讞語益甚將成無陽之證也下之則偏于陰而真陽以無偶而益孤故手足逆冷而額上生汗將成亡陽之證也既不宜于汗下惟有白虎一湯主解熱而不碍表裏在所急用然非自汗出則表猶未解尙未可用此證夏月最多當與瘡濕喝篇參看

按三陽經之受外邪太陽頭疼腰脊痛陽明目痛鼻乾不眠少陽寒熱往來口苦嘔渴各有專司合病者卽兼司二陽三陽之證也仲景但以合之一字括其義而歸重在下利與嘔喘胸滿之內症蓋以邪旣相合其人腹內必有相合之徵驗

故也後人於此等處漫不加察是以不知合病爲何病耳再按少陽篇第九條云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一條其證全是太陽與少陽合併之病但內無下利其嘔復微卽不謂之合病心下支結又與心下痞鞕時如結胸者不同卽不謂之併病乃知合併之病重在內有合併之徵驗非昌之臆說矣

後人謂三陽合病宜從中治此等議論似得仲景表邪未散用小柴胡湯裏熟已極用白虎湯之旨然未可向痴人說夢也設泥此則仲景所用麻黃湯大承氣湯之妙法萬不敢從矣噫吾安得盡闢捷徑爲周行也哉

併病

併病者兩經之證連串爲一如貫索然卽兼併之義也併則不論多寡一經見三五證一經見一二證即可言併病也然太陽證多陽明少陽證少如秦之併六國者乃病之常若陽明少陽證多太陽證少則太陽必將自罷又不得擬之爲六國併秦矣

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爲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重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知也原

二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熱汗出大便難而讞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原文

按二陽併病二條皆是太陽與陽明併也上條證初入陽明而太陽仍未罷宜小汗此條證已入陽明而太陽亦隨罷宜大下所以宜小汗大下之故

昌

言之已悉可以無贅但上條

之文從前未有註釋茲特明之太陽初得寒傷營之病以麻黃湯發其汗汗出而邪去病不傳矣因汗出不徹故傳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陽明熱熾似乎當用下法以太陽之邪未徹故下之爲逆謂其必成結胸等症也如此者可小發汗然後下之設面色緣緣正赤者寒邪深重陽氣怫鬱在表必始先未用麻黃湯或已用麻黃湯而未得汗所以重當解之

熏之又非小發汗所能勝矣若是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也畢竟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方是陽氣不得越耳短氣者因汗而氣傷也脈濇者因汗而血傷也汗雖未徹其已得汗可知其不怫鬱又可知所以宜更他藥以小發其汗更字讀平聲與

太陽中篇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互發然則彼更桂枝湯此更桂枝加葛根湯并可推矣

(三)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鞕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讖語脈弦五六日讖語不止當刺期門

原文

少陽之脈絡胸脅間併入太陽之邪則與結胸證似是而實

非也肝與膽合刺肝俞所以瀉膽也膀胱不與肺合然肺主氣刺肺俞以通其氣斯膀胱之氣化行而邪自不留矣發汗則讞語與合病木盛尅土之意同註謂木盛則生心火節外生枝反失正意脈弦亦卽合病內少陽勝而陽明負之互詞此所以刺期門隨木邪之實而瀉之也仲景通身手眼後人只泥于一手一目可乎

四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鞭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原文

重申不可下之禁與上條不可汗互發

五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鞭下利不止水漿不入其人心煩

原文

誤下之變乃至結胷下利上下交征而陽明之居中者水漿不入心煩待斃傷寒顧可易言哉併病卽不誤用汗下已如結胷心下痞鞕矣况加誤下乎此比太陽一經誤下之結胸殆有甚焉其人心煩似不了之語然仲景太陽經謂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意者此謂其人心煩者死乎

壞病

壞病者已汗已吐已下已溫鍼病猶不解治法多端無一定可擬故名之爲壞病也壞病與過經不解大異過經不解者連三陰經俱已傳過故其治但在表裏差多差少宜先宣後之間若壞病則病在三陽未入於陰故其治但在陽經其證有結胸下利眩冒振惕驚悸譏妄嘔噦躁煩之不同其脈有

弦促細數緊滑沉微澀弱結代之不同故必辨其脈證犯何逆然後得以法而治其逆也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証治之

原文

相傳傷寒過經日久二三十日不痊者謂之壞病遂與過經不解之病無辨此古今大誤也仲景只說病三日卽五六日亦未說到且此條止說太陽病連少陽亦未說到故謂桂枝偏表之法不可用觀下條太陽轉入少陽之壞病有柴胡證罷四字可見此爲桂枝證罷故不可復用也設桂枝證仍在卽不得謂之壞病與少陽篇內柴胡證仍在者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之文又

互相綰照也豈有桂枝柴胡之證尙未罷而得指爲壞病之理哉故必細察其脈爲何脈證爲何證從前所誤今犯何逆然隨其證而治之始爲當耳

二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脅下鞭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尙未吐下脈沉緊者與小柴胡湯若已吐下發汗溫鍼讞語柴胡證罷此爲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原文

按上條太陽經之壞病也此條少陽經之壞病也兩條文意互發其旨甚明叔和分彙致滋疑惑茲合而觀之乃知上條云桂枝湯不中與則其所犯要不離於太陽一經之誤吐誤下誤發汗誤燒鍼之諸逆也此條云柴胡湯不中與則其所犯要不離於少陽一經之誤吐誤下誤發汗誤燒鍼之諸逆

也後人擬議何逆四治見爲創獲茲觀之真囁語

痰病

慨自傷寒失傳後人乃以食積虛煩痰飲脚氣牽合爲類傷寒四證此等名目一出凡習傷寒之家苟簡粗疎已自不識要妙況復加冬溫溫病寒疫熱病濕溫風溫霍亂煙內瘡畜血爲類傷寒十四證頭上安頭愈求愈失茲欲牽附淵源不得不盡闢岐派蓋仲景于春夏秋三時之病既以冬月之傷寒統之則十四證亦皆傷寒中之所有也若諉之局外漫不加察至臨證模糊其何以應無窮之變哉昌于春夏病中逐段拈出茲于三陽經後特立痰病一門凡痰飲素積之人有挾外感而動者有不屬外感而自動者仲景分別甚明挾外

感之邪搏結胸脅三陽篇中已致詳矣此但舉不繇外感之
痰病昭揭其旨俾學者辨證以施治焉耳

二 痘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其脈微浮胸中痞鞭氣上冲咽
喉不得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諸亡血虛家不
可與原文

寒者痰也痰飲內動身必有汗加以發熱惡寒全似中風但
頭不痛項不強此非外入之風乃內蘊之痰窒塞胸間宜用
瓜蒂散以湧出其痰也

二 痘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衄

原文

寒亦痰也此卽上條之互文上條辨非桂枝之證此條辨不
可發汗蓋痰從內動無外感與俱誤發其汗必至迷塞經絡

留連不返故示戒也設兼外感如三陽證中諸條則無形之
感挾有形之痰結于一處非汗則外邪必不解卽強吐之其
痰飲亦必不出所以小青龍一法卓擅奇功耳此言有痰無
感誤發其汗重亡津液卽大損陽氣其人胃冷而吐既有必
至也

〔三〕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飢不能
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原文

手足厥冷與厥陰之熱深厥深相似其脈乍緊則有時不緊
殊不似矣可見痰結在胸則滿煩而不能食亦宜瓜蒂爲吐
法也

合三條總見痰證可吐不可汗合食積虛煩脚氣四證論之

勿指爲類傷寒但指爲不可發汗則其理甚精蓋食積胸中陽氣不布更發汗則陽氣外越一團陰氣用事矣脚氣卽地氣之濕邪從足先受者正濕家不可汗之義耳奈何舍正路而趨曲徑耶

門人問曰吾師於三陽證中挈出合病併病壞病痰病之條可謂暗室一燈燭然達旦矣但不識陽明何以無壞病耶答曰陽明之誤治最多其脈證固當辨別但不得以壞病名之也蓋陽明原有可汗可下之條汗下原不爲大逆且誤在汗當不誤在下矣誤在下當不誤在汗矣即使汗下燒鍼屢誤其病亦止在胃中原有定法可施與壞病無定法之例微有不協此壞病所以不入陽明耳

門人又問曰救陽明誤治之定法可得聞乎荅曰仲景云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燥心憤憤反讞語若加燒針必林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觀其誤汗誤燒針之變煩躁林惕讞語不眠正是邪在胃中灼其津液與三陽之証不同也觀其誤下之變客氣動膈心中懊憹正是熱邪上膈心逼不安與結胸之証不同也故遵內經高者越之之旨以梔子豉涌出其邪耳此非無定中之定法乎

合併壞瘍終

尙論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卷下

西昌喻昌嘉言甫著

尙論太陰經證治大意

仲景傷寒論六經中惟太陰經文止九條方止二道後人

致惜其非全書

昌

細繹其所以約略之意言中風卽不言

傷寒言桂枝卽不言麻黃言當溫者則曰宜四逆輩全是

引伸觸類之妙可見治法總不出三陽外但清其風寒之

原以定發汗解肌更於腹之或滿或痛間辨其虛實以定

當下當溫而已了無餘義矣自非深入闡奧者孰能會其

爲全書也哉

太陰經全篇

法九條